

# 如摇梦摇记



## 总摇序

《苦雨斋译丛》新的一辑，收录周作人四种译著：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、《两条血痕》、《如梦记》和《石川啄木诗歌集》。诸书体裁不一，《如梦记》是“写生文”；《两条血痕》是短篇小说、剧本合集；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和《石川啄木诗歌集》则如书名所示，分别是短篇小说集和诗歌集，而“诗”与“歌”又实为两种形式。译介缘由也不尽相同，翻译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及《两条血痕》是译者早期重要的文学活动；翻译《如梦记》则更多出于个人爱好，即如其所说，“我们在明治时代留学日本的人，对于那时自然更多有怀念，文泉子此书写儿童时代与明治风俗，至为可喜，又与我有不少情分”（《如梦记 第一章附记》）；至于《石川啄木诗歌集》，则系晚年应出版社之约译出，虽然周氏明言“他的诗歌是我顶喜欢的”（《知堂回想录·我的工作五》）。上述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，除个别篇目外，均属于日本文学史上同一时期——按照吉田精一《现代日本文学史》的分期方法，是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“第三期”，即“从明治三十九年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以后至大正十三、四年无产阶级文学和新感觉派兴起时期止（一九〇六年～一九

二五年)。”译者对于近现代日本文学显然有自己特殊的兴趣点和关注点。

周作人到日本留学，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一九〇六年，当时夏目漱石与森鸥外正处在创作高潮；五年后回国，唯美派、白桦派和新思潮派作家均已登场，曾经甚嚣尘上的自然主义文学，就在此时开始走下坡路。这些都给周氏留下深刻印象。以后他在《苦茶随笔·与谢野先生纪念》中说：“我们在明治四十年前后留学东京的人，对于明治时代文学大抵特别感到一种亲近与怀念。这有种种方面，但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这文坛的几位巨匠，如以《保登登几寿》（义曰杜鹃）为本据的夏目漱石，高滨虚子，《早稻田文学》的坪内逍遥，岛村抱月，《明星》，《寿波留》（义曰昴星），《三田文学》的森鸥外，上田敏，永井荷风，与谢野宽诸位先生。三十年的时光匆匆的过去，大正昭和时代相继兴起，各自有其光华，不能相掩盖，而在我们自己却总觉得少年时代所接触的最可留恋，有些连杂志也仿佛那时看见的最好，这虽然未免有点近于笃旧，但也是人情之常吧。”

“五四”之后，周作人和鲁迅着手译介日本现代文学，上面提到的几派作家，均处在创作的巅峰状态。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以“介绍现代日本的小说”为目的，理所当然要把他们的作品囊括在内。至于自然主义文学之未予收录，则因为译者眼见得它们“已经是文艺史上的陈迹了”。《小说集》别取“普通被称作日本自然派小说家的先驱”的国木田独步两篇作品，不过所看重的是他有别于自然主义作家，而与夏目漱石、森鸥外等相一致的倾向，乃是将其视为反对自然主义一派的先驱，一并予以介绍。结合吉田精一前述分  
圆

期方法，可以说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是企图全面介绍“第三期”日本近现代小说——自然主义文学除外——的一本集子。假如加上“序文中说及原来拟定而未及翻译的几家”，这一意向就更其明显。周作人所译《两条血痕》一书和收入《陀螺》的《杂译日本诗三十首》（一九二一年）、《啄木的短歌》（一九二二年），以及鲁迅所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《一个青年的梦》（一九二二年），其实也是对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的补充，而且把范围扩大到整个“文学”了。以后周作人译《如梦记》和《石川啄木诗歌集》，仍然与其一己经验密切相关。

此前日本近现代文学之“第一期”（一八六八年～一八八六年）和“第二期”（一八八七年～一九〇五年）的作品，周作人虽然曾在《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》一文中有所介绍，却很少动手移译。“第三期”终止于大正末年，嗣后周氏并未“与时俱进”。正如《苦口甘口·我的杂学》中所说：“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文学，曾读过些小说与随笔，至今还有好些作品仍是喜欢，……”继而更写一篇《明治文学之追忆》，对此详加说明。多年后又在私人通信中概括为：“我对于明治时代文学者佩服夏目漱石与森鸥外，大正以下则有谷崎君与永井荷风，今已全变为古人了，至于现代文学因为看不到，所以不知道，其实恐怕看了也不懂得也。”（一九六五年八月七日致鲍耀明）所谓“现代文学”，也许包括整个昭和文学，即吉田精一所说“第四期”（一九二六年～一九四五年）和“第五期”（一九四六年以后）在内。周氏著文涉及这一时期文学，视野仅限于几位仍然活跃的老作家，如岛崎藤村、永井荷风、谷崎润一郎

等；昭和年代崭露头角的人物，像新感觉派的横光利一、川端康成等，新兴艺术派的龙胆寺雄、舟桥圣一等，则无只字评论。至于晚年翻译战后作家壶井荣的《橡皮底袜子》（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六月出版周丰一译《反抗着暴风雨》一书）、西野辰吉的《美系日人》和《烙印》（分别发表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和八月二十一日香港《文汇报》，署周丰一译），大约与替出版社校阅高仓辉著《箱根风云录》、德永直著《静静的群山》相仿，属于“为稻粱谋”。

前引周氏对于夏目漱石与森鸥外的推崇，正与鲁迅完全一致。后者在《南腔北调集·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中说：“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，……日本的，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。”周作人自己并未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作品，森鸥外的也只将《~~穴藏~~译了一小部分（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六日《北新》第二卷第二十一期），但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中有鲁迅所译夏目的《挂幅》、《克莱喀先生》和森的《游戏》、《沉默之塔》——该书系周氏兄弟合译，反映了他们共同的文学理念。有如此前《鲁迅全集》和《鲁迅译文集》只收录鲁迅所译部分一样，现在《苦雨斋译丛》亦只收录周作人所译部分，然而此皆囿于体例之举，读者仍以一并读之为宜。

二十年代后期，周作人宣布“文学小店关门”；翻译现代日本文学作品的工作，也就告一段落。后来他说：“老实说，我是不大爱小说的，或者因为是不懂所以不爱，也未可知。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，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说的，随笔风的小说，我倒颇觉得有意思，……”（《立春以源

前·明治文学之追忆》)他对继乎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之后的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,态度就不太一样。曾说:“这两个人都是小说家,但是我所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随笔。”(《苦竹杂记·冬天的蝇》)虽然动手翻译过的完整篇章,惟有永井的一则《地图》(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《文饭小品》第五期),但是对于永井的随笔集《日和下驮》、《冬天的蝇》,谷崎的随笔集《青春物语》、《摄阳随笔》,都予以很高评价。《日本管窥之三》一文以谷崎的小说《武州公秘话》所写内容为例,却不是当小说来看的。就像此前写文章谈及菊池宽的小说《兰学事始》,也只是取其材料而已。这与关注点集中于明治、大正两朝文学,无疑都是个人口味使然。周氏后来精心移译文泉子的《如梦记》,且以“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,这就是其一”自许,更是这方面的显明例子。

周作人曾在《苦口甘口·怠工之辨》中说:“有同乡友人从东京来信,说往访长谷川如是闲氏,他曾云,要了解日本,不能只译文学,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,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,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。我很喜欢在日本老辈中还有我们这一路的意见,……”这启发我们,他对于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上述“偏嗜”,或许还有超越于一己喜好的更深一层的原因。周氏之看重“第三期”文学,尤其是明治后期文学,大概与吉田精一所说有不谋而合之处:此乃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“最充实,最多彩,产生了许多名作家、名诗人,因而使人有日本之花盛开之感时期”。《苦雨斋译丛》所收四部作品,多少反映了这一面貌。

总摇序

---

止庵

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二日

远

# 目 录

译本序	猿
第一章	员
附记	苑
第二章	园
附记	苑
第三章	愿
附记	缘
第四章	园
附记	猿
第五章	猿
附记	猿
第六章	缘
附记	缘
第七章	缘
附记	员
第八章	猿
附记	园
第九章	园
	员

如摇梦摇记

---

附记 ..... 愿

跋 ..... 止庵 愿

## 译本序

《如梦记》一卷九篇，文泉子著，明治四十二年（一九〇九）日本东京出版。文泉子本名坂本四方太，生于明治六年（一八七三），大学国文科出身，追随正冈子规，为新派有名“俳人”之一，写了许多“写生文”，大正六年（一九一七）卒，年四十五岁。在明治末年日本文坛上盛行着法国自然主义的潮流，子规等新派俳人是俳句的革新家，可是也感受着时代思潮，成为他们的提倡写生的一种机缘。所谓写生即是主张写实，不像旧式诗人那么公式地说假话，却要实地去看去听，把所感到的事物写下去，这像有真实的生命。写生，是新派俳句的新的手法，可是也可用于散文，这就叫写生文，它可以独立，于练习俳句上也很有益。所以他们的杂志虽是讲俳句的，也登载好些写生文，这《如梦记》便是在里边登过，再印行单行本的。古来日本俳人多兼擅文章，松尾芭蕉即是最好的例，那时这一派里正冈子规以下，夏目漱石，高滨卢子，坂本文泉，长冢节都写许多散文，夏目的《我是猫》，高滨的《俳谐师》，长冢的《土》乃是有名的小说，坂本的这一卷《如梦记》虽然不是正式的小说，但是用写生文来记述他童年的回忆，也正是文学上所有的一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-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-tongbook.com) 猿

种式样，同样的值得加以赏玩。书中所记大概是十岁以前的事，在明治维新初期，新旧事物混杂在一起，或者与中国的民国前后有点相似，有许多奇妙的事情值得记载，这里就只觉得太简少一些，有点可惜，但是这也是奇怪的。写生文虽说是重在写实，但它到底还被俳句影响所牵掣，他们最忌“词费”，不肯长篇大幅地去描写，所以简短是当然的事。后来夏目的学生中勘助著有《银茶匙》，上下两卷，叙写从幼小时直至中学时代，更为精细，虽不是写生文派，却可以说是大部的《如梦记》，此外就不见其比了。坂本的这本小册子很少见，在出版的次年偶然在东京冷僻的小书店里得到了一册。

本书题名在著者自序中译作《梦一般》，比较近于白话，但是原名 ~~再定藻抄~~ ~~再定藻抄~~ 是文言口气的，直译应是《如梦》，现在便保存它这个原意，只是加上一个记字，说起来较为顺口，自序中亦均改正，以免歧出，虽然在那边如说《梦一般》似乎要好一点。知堂记。

# 第一章

我也来试写一下子小时候的事情吧。那是我极幼小的时代的事了。

自己本来是乡下人，生在日本海海岸的一个渔村里。可是，并不是渔夫之子，也不是农夫之子。假如在从前，也还是武士的子弟哩。维新之后，我们一家没有住在城内之必要了，便移住到这渔村里来。我的社庙神乃是本村的八幡老爷。我在这村里生长，一直到了三四岁，但是明确的记得的事情一件都没有。不过回溯至今日为止这三十几年来很长的岁月的川流，到了源头去，在那里总有什么像梦似的，可是某一点上却又极明了的，一点记忆留存着。我现在便想把记忆就照那么样的写下来，但是所留存的只是比梦还不得要领，或可说是只有幻影似的一种感觉，所以这里边事件是什么都没有的。

我们家的后边是小竹林，板廊的前面即是田地。隔着砂山，后方是海。澎湃的波浪的声音，不断的听到。无论道路，无论田地，全都是沙，穿了木屐走起来也全没有声响。不管经过多少年，木屐的齿不会得磨减。建造房屋的时候，只在沙上泼去五六担的水，沙便坚固的凝结，变的比岩石还

要硬。在这上边放下台基石，那就成了。这自然是长大了以后听来的话，但是我们的家是沙地中间的独家，这事却至今还好好的记忆着。家是用稻草盖的。在田地里有梅树，总有两三株。竹林里有螃蟹。泽蟹很多，像是乱撒着小石子一般。人走过去，他们便出惊，沙沙的躲到枯竹叶底下去的声音几乎比竹林的风雨声还要利害。不但是竹林子里，在厨房的地板上到处爬，也在天花板上头行走。夜里睡静了之后，往往惊醒，在纸隔扇外边，可不是有偷儿的脚步声么，这样的事也不止有过一两次，这是后来从母亲听来的话。

有一回，忽然的醒了。独自一个人被安睡在暖火笼的旁边。看时，母亲也不在，父亲也不在，就是平常总在这屋里的祖父也不在。正像空屋一样，很是寂静，忽然觉得悲苦了，因为觉得悲苦了，所以用尽了所有的气力哭了起来。谁都不出来，现在想起来，这房间正是四张半席子大小，睡着的右边的纸门有点阴暗，已经熏旧将成红青色了。头的左近有个黑亮的带着竖门的衣柜，柜上安放着一个很大的佛坛。吊着的黄铜灯盏的肚脐闪闪的发着光。我哭着，哭得几乎哭不出声了，在后面房间的廊下有点声响，仿佛是有谁来了的模样。略为停住哭声，侧着耳朵听着。慌慌张张的拉开纸隔扇走进来的，以为是母亲，原来却是祖父。大概是正在田地里吧，一只手里他拿着一把柴刀。说什么母亲刚才在解手，略等一等吧，等话来哄我，可是因为来的不是母亲，很是不平，我又大声的哭了。

祖父的面貌至今还好好的记得。是高鼻梁，长面庞的脸，左颊上有一处凹进去，仿佛是用手指戳过的样子。据说有一回牙齿大痛，所以留下了这样的凹处。那时祖父站在我圆

的头的上面，拉开佛坛的抽斗，在找寻什么东西。一面哭着，撑起眼睛来看，祖父的后面拖着一条狐狸尾巴。祖父每年从冬天到春天总穿着狐皮的背心。坐在被火笼前面靠火的时候，这条尾巴总是横拖在席上，我轻轻的去从后边拉拔。于是祖父便说，啊，好痛好痛，祖父的尾巴要拔掉了。听这样说很是好玩，所以只要看见尾巴就走去拔，但是今天因为母亲不在，大为不平，当然并无起来去拔的意思。只是尽仰卧着，更举起大声来哭。

祖父从抽斗里给取出来的乃是煎饼，这是称作马耳朵的一种大的饼干。把一头捏一下，作成漏斗似的形状，背脊上卷着三个旋涡。这种煎饼是用在有法事的时候，同馒头一起发给人的食物，为什么在这时候会放在佛坛的抽斗里的呢，这个缘故至今还不懂得。总之，我拿到这个，觉得非常高兴了。但是煎饼好吃这一件事，也总不能作为看见母亲的面之替代。因此且吃煎饼，且仍大哭。假如母亲因了某种事情，到了晚上，到了早上，经过一年，经过两年，也总是这样的不回家来，那怎么样呢？于是祖父总是从佛坛取出马耳朵来，慰藉这拚命哭着的自己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这样的例，世上尽是多有。在身为祖父的人，这种无可奈何的难局是再也没有的吧。幸而现今不是如此，但我自己的悲哀却与如此情状别无所异。因为是无所异，所以一面吃马耳朵，还是哭着，未了，把马耳朵丢掉，只是哭了。

祖父现在也已别无办法，就在狐皮之上把我背了，说给带到母亲那里去，好好的止哭吧，便走出门外，母亲不在解手，那是不必说的了，看来今天家里的人全都外出，只祖父和我被留下了看家。背上之后，哭是止住了，可是好像被灸

后那样的哭呢却还不停止。出到外边，觉得很甚爽快。不单是有了被母亲抱的希望，海岸边的明丽的春色也将我小小的胸中的不平给和缓下去了。不久，呃逆也止了。田地的那边，高一点起来，从那里起便是沙山的松林。被背着在松树底下走道，使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。祖父大约并不怎么高兴，只是沉默着，在松树中间曲折着急速的前行。有一日曾经被后边邻居的阿幸带着，到这松林里来掘过蘑菇。掘蘑菇是很容易的事，只找仿佛会有用的地方用耙去耙，便有像圆面筋似的圆东西滚滚的应手而出。

离开松树林，就是海岸了。这是无边无际的沙滩。防风草微微的露着一点儿红的茎，正在沙中萌长出来。碧绿的海可以看见。拗过来望后边，松林已隔得遥远，看去正如屏风上的图画。祖父的足迹从松林起，斜着一直线的连续着。还是不知道是谁的足迹，也有三道蜿蜒的连续着。海岸的沙是桂黄色的。凡是海边，一定有沙滩，凡是海滩，一定是桂黄色的，向来总是这么想，到别处来一看，有的完全没有沙滩，即使有了，沙的颜色也是浅黑的为多，这是长大了之后才知道的。海面看去渐渐的宽广了。普通像这海岸的样子，从有人家处到水边有两町三町，有时候竟有七八町之远都是沙滩的，这种地方很不大。有地方成为小山，长着稀疏的茅草。或者被风所刮，有地方像擂钵似的成为大的洼地。祖父仍旧不则一声，走过沙的小山，渡过沙的谷，渐渐下降向水际走去。海广大得眼睛都望不到头了。微温的风从松树林那边吹来。颊上感觉到雨点打着了似的冷，那是因为停着的眼泪给风吹了的缘故。

日本海的波浪很大。海是在不断的作大浪，这个观念也源

是从这样的小时候起，就深深的印进心里去的。看见须摩之浦，以及品川的海，心想这样的什么海，大有轻蔑之意，这也全由于海之观念相异之故。绿色的水的一条看着渐渐的膨胀起来，波浪的肚皮变成微暗，向前崩溃着，嘈嘈的滚上来。澎的打上去的波浪，好似陆续融化的雪一样，斑驳的发泡，一时平坦的漂荡着。暂时漂荡着之后，忽然似乎想起的样子，急忙缩到正在卷来的波浪下去。退回去的水与等着的浪合作一起，比从前加倍猛烈的又打上来。水的烟像雾似的四起。有时回去的势头太大，声势汹汹拥向前来的波浪受了挫折，水面上反而意外的能保持平和的事，也常有之。像今天虽说是晴丽软风之日，这样的活动一瞬间都并未停止。

祖父沿着水际，急速向西走去。要走到那里为止，也不知道。有时候，波浪的泡沫直爬到祖父的草屐边去。恰似老虎什么，肚皮贴地的爬着，要来咬祖父的脚的样子。祖父一点都不管，只是向着西走。路上谁也没有遇着。只有软风轻轻吹动祖父的鬓发，抚摩我的面颊而过去罢了。眼泪是早已干了。背上像是蒸着的暖。觉得很舒服，靠着皮衣微微睡去的时候，耳朵里听见什么人声了。张开眼来看时，好不高兴，原来的的确确是我的母亲。说什么是高兴，这样高兴的事情是平常不大有的。我也等不及祖父把我放下来，便伸出两只手，蹦了过去，给母亲抱着了。祖父诉说，尽哭尽哭，窘极了，把我交给了母亲，擦额上的汗。母亲是卷起了衣裙，站在水里，头上宽缓的包着的白手巾，与丰艳的面颊相映，脸上绽着微笑，每说什么话的时候，染着铁浆的牙齿比漆还黑的鲜明的发光。现在想起来，母亲在此时正是盛年。原来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满脸皱纹的老太太。母亲的面貌到现